

1905

梅州市

廣東省興寧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

興

寧

文

史

第二十六輯

兴宁文史

第二十六辑

广东省兴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圖之鏡

责任编辑：吴利红
陈国雄
封面设计：钟钢城

《兴宁文史》第26辑

主编：黄彩灵

承印：广东省兴宁市印刷厂

开度：850×1168 1/32

字数：250千字 11印张

广东省出版物[2001]粤准印字第0044号

主 编：黄彩灵

副 主 编：谢朋新 王淦文 陈兰卿

责任编辑：吴利红 陈国雄
校 对：

封面设计：钟钢城

编 委：林钧南 陈秀宾 陈汉清
 廖展光 朱伟杰

目 录

高亚伟教授纪念专栏

高亚伟传	王善初(1)
敬悼恩师	
——高亚伟教授对历史教育的卓越贡献	饶朋湘(4)
我记忆中的亚伟姑父	袁伟时(7)
忆先师高公亚伟	李文伟(15)
我的一家	
——纪念夫君逝世三周年	袁蕉美(18)
爸,安息吧!	高倩梅(24)
永远怀念三叔父高亚伟教授	高剑锋(28)
悼念诗四首	李则芬 王汉君 林钧南 陈秀宾(32)
高亚伟教授专任职务简表	袁蕉美整理(36)
高亚伟教授兼任职务简表	袁蕉美整理(38)
高亚伟教授著作简表	袁蕉美整理(41)
对清末我国所以能避免被瓜分问题提出一个新诠释	
——中西历史互动的一个个案研究	高亚伟(44)

- 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看中华民族的伟大 高亚伟(57)
对历史教育改进再提建议 高亚伟(74)

先 贤 遗 著

- 《壬子旅行记》 罗蔼其(87)

客家研究 客家文化

- 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 刘佐泉(158)
罗蔼其和他的《客方言》 王志光(169)
“华夏男儿石敢当”
——读李则芬将军诗词 罗可群(177)
研究客家源流不可忽视族谱 王淦文(188)
我们需要怎样的田野调查
——从几个民俗例子看客家先人“古越族论”
..... 王淦文(194)
喷霜翻雪作清寒——古代东文岭瀑布唱和 罗 滨(198)
胡曦诗歌研究 刘彦章(214)
客家民居的代表——善述围 刘思明 陈作新(225)
福兴“金屋”——瑞征围 曾秋玲(229)

史 海 钩 沉

- 《别溪杂志》九十周年纪念 张伯涛(231)

往事纪实

- 李坚真与兴宁土改 卢焕平(235)
造林绿化功德千秋
——省委书记林若在兴宁抓造林绿化纪实
..... 卢焕平(240)

行业史

- 兴宁林业 50 年发展简况 陈作新(244)
兴宁的殡葬改革 何苑庭(253)

人物志

- 经济学者罗凤超行述 罗达芸(257)
李又华传略 卢焕平(260)

悼念篇

- 清白做人 无私奉献
——忆故友黎昔非同志 林钧南(264)
悼念王鼎新同志 林钧南(286)
心香一瓣 聊寄哀思
——悼念饶鸿竞同志 吴宏聪(289)

征 程 足 迹

挥洒山水之情

——曾宗浩的水墨天地 何 鼎(294)

风华正茂 挥斥方遒

——访我国早期版画家钟步卿先生 陈其伟(298)

荧屏妙手绘丹青

——记创造“电脑中国画”的客家籍画家潘晋拔

..... 钟钢城(303)

人生有涯艺无边

——小记书法家李梦九 陈其伟(306)

山歌大师陈贤英 老董 范晴(309)

人 物 轶 事

才华横溢的兴宁知县祝枝山 刁伟生(311)

清末废科举前后罗斧月兴新学轶闻 吴作凡(313)

故 事 传 说

“金龟望日”的传说 钟春晖(322)

罗浮青龙寺的传说 陈柳金(324)

兴宁龙西寺 杨才珍(326)

高亚伟传

王善初

高亚伟（1916—1998）是杰出的史学家，专长西洋史，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台大、政大、淡江、辅仁、东海及文化等大学兼任教授。

高亚伟，字一凌，广东兴宁人，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生于广东兴宁市刁坊圩高屋。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家乡读初中，仅两年考取高中，在高中只读了一年即北上北平，考入燕京大学，入学后又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由于家境清寒，自大二开始，即自力更生，以高一凌为笔名创作散文及新诗，发表于北京各报刊，赚取稿费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由于他的文章刊出率极高，足以维持学生生活。学生时代，曾出版《夜行集》（诗集）一册，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使高一凌在北平文艺界颇富时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不久沦陷，北京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与南开、清华等校合为西南联大，高亚伟随学校迁至大后方，由于家中接济断绝，生活艰困，加之抗日损耗，物资缺乏，于极端艰困之中，高亚伟勤学不辍，卒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学相长。一九四〇年应聘回乡，担任兴宁一中教师，教授高中外国史课程。

一九四七年，高亚伟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今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前身）之聘，携夫人袁蕉美来台，教授西洋史课程。从此，遂长期留台教书，任师大教职垂四十年，其间曾兼任台大、政大、辅仁、淡江、东海及文化等大学教授，专授西洋史，因而在台湾史学界他的桃李甚多，到处都有他的学生。一九六〇年初，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高亚伟曾应邀前往讲学，任该校客座教授两年，作育英才，播芬芳于异地。

高亚伟授课之余，执笔为文，著述不辍，曾长期为国立编译馆编撰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所用之历史教科书，把自己的史识贯注于后代青年脑海中。他对于历史独具灼见，与众不同。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新天地》杂志中发表“历史教育中的立场问题”一文，力主中国历史的教学应采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不应以汉族的立场视蒙元与满清为外族，在叙述国史发展过程的时候，应着重各民族间的融合经过，少触及彼此之间的冲突；对于各级学校所用外国史教科书及西洋史著作，多以欧洲人立场，采重欧轻亚的态度，忽视古代亚洲文明成就的现象，高亚伟很不以为然，授课时一再痛加驳斥，慷慨激昂。并发奋独力完成《世界通史》三巨册，申论个人之学术理论与主张，此书为高氏呕心沥血之作，为台湾各大专院校普遍采用，获史学界极高的评价。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十岁的高亚伟自师大历史学系教授岗位上退休，与夫人卜居台北市郊的新店，爬山运动，悠游林泉，暇时热心参加兴宁同乡会的活动，被同乡推举为永久名誉会长。八十岁以后略有高血压及血管硬化现象，但药物可以控制，对健康无大碍，不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家中跌了一跤，头破血流，送医院急救，已无大碍，不幸五天后竟因心脏病发猝逝，享年八十三岁。

高亚伟任教广东兴宁一中时，和袁蕉美女士结缡，携手五十余年，伉俪情深，育有五女一男，皆已成家立业，分居于台湾、澳洲、美国及阿根廷，已有孙辈十三人，曾孙一人。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1999年2月号“中外名人传”专栏)

敬悼恩师

——高亚伟教授对历史教育的卓越贡献

饶朋湘

高亚伟（一凌）教授，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应聘回兴宁县立第一中学任教，担任高中部外国史课程，迄一九四四年七月，为时长达五年。目前，在台湾的兴宁一中毕业校友，多曾接受过高教授的教导，对高老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无不表示由衷的感念与崇敬。笔者忝列门墙，对高老师伉俪多年来的关爱，更是永不敢忘。

高教授也是台湾台北市兴宁同乡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参与同乡会的筹备、策划与经营，奠定了今天的宏伟规模。从一九八六年起，迄一九八九年止，高教授又连续受同乡会推举为理事长，领导全体理监事，筹措各类奖助学金（包括旅台同乡子女奖助学金及兴宁一中师生奖励自学基金）以及各项会务的推展，无不全力以赴，获致最丰硕的成果，为全台同乡所称道与拥戴。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高教授一直在台的几所著名大学中任教，作育了无数的英才。课余并潜心著述，长期为国立编译馆编撰各级学校历史教科书，并发表多篇震撼史学界的论文。其大著《世界通史》三巨册，为高教授的呕心力作，深受史学界所瞩目，被誉为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被各大专院校普

遍采用为教学课本。本文因限于篇幅，仅就高教授对历史教育的一些主要革命性的创见，对同乡作一简略的报导于后：

提出《历史教育中的立场问题》，匡正传统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二年三月，高教授在新创刊的学术性杂志《新天地》中，发表他震撼史学界的论文：《历史教育中的立场问题》，认为多年来我国历史教育的最大错误，即在于立场的错误：立场一错误，影响到整个历史教育的失败。至于历史教育中的立场有那些错误？现行的历史课本又有那些缺失？今后应该怎样修正？高教授精简地提出他的主张：我国各级学校过去及现用的外国史课本，多由外国的外国史课本中抄袭而来，既缺乏本国民族国家的立场，又有重欧轻亚之弊，将亚洲各国的历史摒弃不谈。将来改编外国史时，应顾及本国民族国家立场，且须将亚洲各国史纳入叙述，籍此矫正现在一般学生只知欧美而不知亚洲之弊。

我国过去及现用的本国史课本，均以汉族的立场为立场，而不顾及其他宗族利益。述及各宗族相互间的历史时，只偏重于冲突的叙述，而缺乏融和混合的叙述，将来改编历史课本时，应以中华民族的立场为立场，述及各宗族相互有关历史时，应多叙述彼此间融和混合的经过，而少叙述彼此的冲突，藉此增进国内的各宗族间团结力量。

当这篇论文刊出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回响，多位专家学者们，陆续在杂志上发表讨论文章。美国史丹福大学附设于国立台湾大学的研究中心，也以高教授与学者们辩论的文章，作为教学研究的题材。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肯定高教授的卓越见解，认为它是今后改编各级学校历史教材必须遵循的方向。但也有少数的学者，对立场问题提出质疑。经过高教授逐

一加以辩驳说明，经过一场长达一年余的辩论之后，史学家终于获得一项共识，对历史教育的方向有了突破性的改进，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教育部在一九六三年修订中学外国史课本时，也完全引用了高教授巨著《世界通史》的内容。

（本文作者是台湾台中师范大学教授）

我记忆中的亚伟姑父

袁伟时

第一次见到亚伟姑父并有较多接触是在 1943—1944 年间。那时我在兴宁一中念初一，在县城北门外的陈祥吉——一座破旧的围龙屋上课并在那里寄宿。为了防备日寇空袭，一中只有高中部留在城内的南院（现为兴民中学），初中全搬到农村。那时先父俊森在城内老街与人合伙开米行，跑到韶关等地的长途汽车运输。据说，先父读过几年书，因家道中落，同母的五兄弟和几个姐妹年纪都小，十几岁就出来开油盐杂货铺，维持生计；生意越做越大，便到了县城。不能说他对儿女没有感情，但他除了做生意，喜交乡绅朋友，在自己店里后堂有麻将设备，专用于招待乡绅朋友，他自己却很节制，绝无抽烟和打麻将的嗜好。他对姑母说：“我不能对家人有不良影响，对于打麻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家里有个侄子替家里收账，因其抽大烟把收回的款项全部花光，吾父非常痛恨他，把他关在家的一个房子里戒烟，他越窗逃走，关了几次以后，用铁橙仍被逃脱，吾父痛恨入骨，结果把这个侄子赶出家门。”姑母说：“你父生活颇为严谨，对家人严肃寡言，同时又十分重视智力投资，在经济上尽力支持兄弟姐妹求学上进，泽及家人，厥功至伟。”见到我们没有几句话好谈，但是他内心是很爱我的。我周末回家，便常常跑到南院去找姑父。他在高中教书，住在二楼一个房间（蕉美姑母通常住在刁坊高家），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几本书，非常简陋。但有两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是这个温文尔雅的姑父，很乐意与我交谈。那时我年幼无知，不懂得这样会不会干扰别人。可能出于喜欢小孩（他的大女儿出生不久），姑父也不嫌弃；有时他和朋友到《时事日报》聚会，我也跟着去，坐在一边，静静地听他们聊天。

二是他读书非常刻苦。去到他房间，书桌上一定有摊开的书和几张白纸，纸上随手写下的英语单词。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才知道他 193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已经是西南联大时代了；毕业后就留在北大文学院任助理。除非你别有后台，通常要品学兼优，才能得到这样的职位，而他显然没有什么后台。在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回到家乡教中学，仍然孜孜不倦遨游书海，并不多见。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个诗人！这是不久前辞世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饶鸿兢告诉我的。鸿兢兄是姑父在一中时的学生。有一天碰到，他问我：“你知不知道高老师是诗人，还出过一本诗集？”我惊奇地摇头，他继续说：“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资料，发现那里藏有一本高老师的诗集。另外在《新文学史料》中还看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某某教授（当时饶兄说了这位教授的姓名，但我没有记住）写的一篇回忆录，说及当年北大的诗友，谈到高老师时，说多年没有消息，听说在台湾。”后来，鸿兢兄还热情地将这些情况写成文字给我，我转寄给姑父和姑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 1936 年在北平出版的《夜行集》，署名高一凌。

1944 年，我转学二中，这一下便与姑父分别了 50 多年。这期间，从长辈那里听到一鳞半爪，也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听说姑父和姑母到上海树森伯那里去了。树森伯在我们家是最受尊重的人物。说到我们家，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家庭结构。祖母是非常勤劳的客家妇女，给孙子

们剃头，做竹担干，上山采草药、制药、施药……她有干不完的活。正因为勤劳，除了重听，身体十分健康；尽管晚年环境不佳，仍然活了99岁。她有五个儿子、六个女儿，从来没分家；那些媳妇们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是是非非，就让她们分出去过，儿子还是不分家。树森伯（1909—1984）所以受尊重，不但由于在这个祖母名下，活着的儿子中他是最大的（祖父原配黄氏逝世后，继娶一妻一妾，14个儿子，8个女儿），树森伯父是杭州艺专徐悲鸿校长时代毕业的，他喜爱艺术。他一生勤劳，工作认真负责，是推动上海回力橡胶厂不断发展壮大的专家和掌舵人。他担任全国第二大的橡胶厂——上海正泰橡胶厂的厂长和公司的襄理；据说对这个厂创出至今仍很有活力的著名商标“回力”是他的杰作，因而深得信赖。他事业成功而为人豪爽。兴宁人到了上海去找他，无不受到热情招待；受过他帮助的亲友不计其数。我们家的命运也与这个厂息息相关。蕉村叔（1921—1978）在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毕业后，到这个橡胶制造公司的原料厂工作。家父俊森（1911—1988）则是回力牌产品的粤东总代理。听说亚伟姑父到正泰是做人事工作（其间他曾在南京《政衡》月刊社任编辑部主任）。对一个书生说来，这有点用非所学，甚至用其所短了。没有多久，就听说他受聘到台湾师范学院任教。

对广东的客家人来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个到台湾工作的热潮。1947年，蕉村叔回家过暑假，有一天忽然对我说：“伟时，乡下眼界太窄，这样下去不行，跟我到广州去读书。”我是有名的书呆子，不会干活，却读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杂书，正为可读的书不多而发愁，一听当然乐意。那时，没有户口登记和迁移制度，可以随便到那里读书。于是，我到了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成了我的人生一大转折点。周末就到石榴岗文理